

● 宗教学

论马丁·路德对德国文化的影响

张仕颖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仕颖(1973-), 男, 贵州遵义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宗教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研究。

[摘要] 马丁·路德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儿子, 由他所发动的改教运动构成了德国现代文明的起点。路德对神学思想突破和改教事业发展, 对德国神学、教牧、语言、伦理、哲学和政治诸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些影响结晶为他所铸就的一种典型的德国人性格。

[关键词] 德国; 文化; 路德

[中图分类号] B 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1-0042-04

在德意志民众心目中, 马丁·路德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一位敢于与上帝摔跤的信心伟人。约 500 年前, 由他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 构成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德意志现代化历程的开端。20 世纪的诸多事件仍与他息息相关: 学术界里的路德研究热, 两次世界大战唤起了神学界对“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的回忆, 战后欧洲思想界对德国现代性的反思, 六七十年代奋兴于欧美的福音派基督主义运动等等。均表明路德及其思想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

—

作为改教先驱, 上帝之道(Word)是其思想关注的核心, 基督教是其世界观的基础。1517 年 10 月 31 日, 路德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城堡教堂门上以供讨论, 不幸此事将他推上了欧洲政治和宗教变革的历史舞台上。然而, 促成此事件的原因,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教会自身改革的需要, 更深层次上来说, 来源于信仰深处的更新和神学的突破。他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教义并提出了“十字架神学”, 更新了中世纪对上帝、人和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 孔汉思认为, 他实现了基督教神学由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教廷神学向回归福音的神学范式的转换。

困扰路德心魂的乃是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 亦即灵魂如何获救的问题。当时的天主教会持神人协作的半佩拉纠立场, 宣扬事功成义以强化教会圣礼制度的实践。路德早年受以奥卡姆和迦伯列为代表的经院今学(via moderna)之影响, 认为上帝已与人立下契约, 在上帝一面, 救恩已经预备且一定会赐予每个人; 在人一面, 需要的是道德增进、信仰虔诚、事功增加和生活贞洁, 人靠自己的完善一定能赚取救恩, 这样上帝的公义便显明出来。1505 年, 路德发誓进入教规最严格的奥古斯丁修会, 然而, 为三绝誓言所束缚的修道生活却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上帝的震怒和原罪的深渊, 人无法摆脱死亡和罪的状态。上帝如何接纳并称罪人为义呢? 如果上帝接纳罪人, 岂不有悖于上帝的公正审判吗? 旧约与新约里上帝的两副面孔使他陷入精神困苦(Anfechtung)之中。1514—1515 年, 通过注释和讲解《罗马人书》, 他在

第1章17节中找到了属灵亮光和信心的确证，彻悟了人获救是“本乎恩、籍着信”这一圣经真理。生活圣洁和道德完善导致自负和自义，从而使人远离上帝，信心(Faith)并不植根于人的本性，而是上帝的恩赐。因此，人所获得的救恩是上帝白白赠与的礼物，这就是“因信称义”教义的基本内容。

1518年，在海德堡奥古斯丁修会大会上，路德首次用术语将自己的发现表述为“十字架神学”，从而与经院神学区分开来。“在那场争辩中，一个新的词汇‘十字架神学’添加到了基督教世界的词汇表上，在十字架神学里，我们发现，路德正在发展着的见解，业已结晶成为教会所曾知道的最为有力和根本的对基督教神学的本质的理解”^[1](P.1)。路德认为经院神学误用了上帝的知识，企图从上帝的工作即自然、历史和哲学去认识上帝，他将之称为“荣耀神学”(Theologia Gloriae)。荣耀神学并不能认识到真正的上帝，而十字架神学则将人带到被钉十字架和受难的基督面前，“然而，此人该当被称为神学家，他通过十字架和受难来领会上帝可见和显明了的事情”^[2](P.31)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公义和仁慈通过信心在基督里启示出来，没有别的根基，基督乃是惟一启示者。通过信心，上帝使罪人的灵魂之眼认识到上帝。

“因信称义”教义的和“十字架神学”的提出，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奠定了新教的三大原则：惟独信仰(Sola fide)、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和惟独恩典(Sola gratia)。1530年由菲力普·梅兰希顿草拟的《奥格斯堡告白》标志着路德派教会的形成，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签订，使路德派教会在帝国境内取得合法地位，生存并发展到北欧乃至北美。1883年路德诞辰400周年之际，德国成立了宗教改革史研究会，并决定出版Weimar版《路德全集》，此全集迄今仍为德语世界惟一神学经典。路德神学不愧为德语思想界一泓活泉，它保守了福音，哺育了诸如马丁·开姆尼茨、约翰·格哈尔德、亚伯拉罕·卡罗夫、约翰·昆斯德、大卫·何拉斯、约翰·拜尔、迪特里希·朋菲霍尔等路德会神学家，还影响到艾伯林·格哈尔德和于尔根·莫尔特曼等当代神学家的神学思考。

二

路德改教的直接后果，便是改造了中世纪末期德国的宗教和伦理生活。由于信仰，人与上帝直接交通，罗马的三道城墙(教权高于俗权，教皇有权召开宗教会议，惟独教皇有权解释圣经)便被拆毁了。因信基督耶稣，众信徒都有了福音执事的职分，同为祭司，天主教严格的教阶制度便被摧毁了。宗教虔诚有了新的理解，清静无为、全心侍奉的修道生活，以及循规蹈矩、繁文缛节的教会生活反而窒息了活泼的信心，真正的虔诚在于内心对上帝的敬拜，基督里一颗活泼的信心将信徒从律法主义的教会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宗教信仰之自由。“一个基督徒并不生活于自身之中，而是生活于基督和他的邻人之中。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通过信仰而生活于基督之中，通过爱而生活于邻人之中。通过信仰，他就走出自身而奔向上帝；通过爱，他就越出自身而进入邻人”^[2](P.623)。路德在这种新人神关系上重建了教会，他将天主教会的七项圣礼缩减为洗礼和圣餐，规定教牧人员的主要职责在于讲道和侍奉。由于路德提倡神职人员结婚，并且亲自作出表率，所以家庭就成为教堂之外敬拜上帝的重要场所。路德还亲自撰写了基督徒教义大问答和小问答，阐明了基督教的基本信理。改教使信仰生活焕然一新，诚如何礼魁所言，“路德宗人不必在教皇所颁定的书目上查找他所要看的书。他可以自由选择，他也不受拘束，要把自己内心和家庭的内部生活在行告解礼时向神甫吐露出来。他也不再惧怕炼狱，也不再向某古圣上供或立古圣画像在家里以防火烛。他不抬圣骨游行田间以祛旱灾，不求什么古圣来防止疫病”^[3](第197页)。

改教后，德国境内的修士纷纷还俗，修院荒芜，一种新教伦理产生了。忠诚地尽职于此世的职务以服侍人与上帝，成为现代社会基督徒实践基督诫命的新标准。爱上帝与爱邻人一体不二的，上帝所要求于人的不是自私之爱，而是在无私的邻人之爱中荣耀上帝，这就要求人们忠于职守为人类谋福利。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路德和加尔文的改教运动，路德认为世俗的事业乃是蒙上帝的召命(Beruf)。“这样，……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4](第59页)。

三

论到路德对德国文化的影响,头等重要的事件就是他将《圣经》译成了德文。在此之前,自乌尔菲拉斯(Ulfilas)把《圣经》译为哥特(Gothic)方言,总计有 23 个译本,它们都翻自武加大本(Vulgate),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考证了拉丁本的许多错讹,路德参考了爱拉斯谟的希腊文译本,以萨克森领地法庭用语为基础,运用他所熟悉的各地方言,所译《圣经》与大量德文讲章、布道词和赞美诗,造就了一种至今仍通行于德国的共同书面语言,并赋予这个曾经在政治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上的统一。海涅说:“Th. 弗林斯的研究结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路德不是生活在德语发展的前期,而是生活在已有了几百年发展历史的中期。他没有创造德国东中部文学语言,也没有象新教历史书大肆吹嘘的那样,创造了近代标准德语和书面德语”^[5](第 234 页)。但路德对德语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不容否定,他古朴、自由的语言风格亦令诗人哲学家尼采惊羡不已。

通过对《圣经》文本的讲解和注释,他不仅发现了上帝的福音,而且对《圣经》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他认为《圣经》字句包含着完整准确的基督教真理,通过查考《圣经》,福音的原初信息能够被把握到。路德否弃了中世纪注经的四重方法,凭藉对《圣经》的娴熟和博学,将旧约和新约视为一个自足的整体。从而奠定了神学解释史上的自解原则。伽达默尔对此评价道:“路德的立场大致如下:《圣经》是自身解释自身(Sui ipsius interpres)。我们既不需要传统以获得对《圣经》的正确理解,也不需要一种解释技术,以适应古代文字四重意义学说,《圣经》的原文本身就有一种明确的、可以从自身得知的意义,即文字意义(Sensus literalis)”^[6](第 125 页)。上帝之道贯穿于理解过程之中,《圣经》整体指导着个别细节的理解,反之,这种整体也只有通过日益增多的对个别细节的理解方能获得。整体和部分的循环关系被发展成为本文解释的一般原则。由路德所开启的《圣经》诠释学就构成了现代精神科学诠释学的前史。

1521 年,在沃尔姆斯国会上,路德要求教会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此后,人类理性就被赋予了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成为了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仲裁者。从此,新教世界就产生了精神的自由,其直接后果便是德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被称为新教哲学,暗示了古典哲学家的思想渊源,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原则是自由,这与路德对灵性自由的追求何其相似乃尔。路德在其名著《基督徒的自由》中提出了两个关于灵魂自由和奴役的命题:“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主宰一切的自由者,不服从任何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对一切都尽职尽责的人,服从所有人”^[2](p. 596)。自由与奴役的辩证关系,在虔敬主义者康德那儿得到响应。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乃是道德自由,意志通过自律获得自由。一个理性存在者,当他的行为符合同时是主观准则与客观法则的道德律时,他就能意识到自由。路德称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上帝不是抽象地“在自身中”(An sich),而是非常具体地关怀人类的“为我们”(Für uns)的上帝。上帝在信仰里启示自身,人们通过信仰认识上帝并获得自由。黑格尔将上帝的启示理解为精神的自觉运动,他将精神视为圣灵且只能被精神所认识。精神从自在的异化状态,经过矛盾的运动,展开为自己的对立面,最终克服这种对立,在更高层次上向自身复归,完成了对自身的认识,这就是精神的自由。黑格尔说:“自由意味着:在某一特定内容中自己对自己发生关系,——精神的生命,就在于在显得是他物的东西里面回归于自身之中”^[7](第 384 页)。黑格尔本人认为自己完结了路德宗教改革的原则,将精神从感性表象的形态提升到逻辑理念的层次。

四

路德对德意志文化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影响,造就了一种典型的德国人性格。路德一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上帝的国和福音,以及灵魂的救赎,宗教利益高于世俗利益。他对召命的理解并未弥合思想里的

灵肉断裂，尽职于世俗事务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活出基督的生命，为进入天国做预备。对超自然事物的关注，铸就了德国人深沉、理性、刚毅的优秀品质，德国人的精神成就——神学和哲学，以其抽象思辨、深刻晦涩闻名于世，以至于海德格尔称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形而上的民族。

路德的政治思想助长了德意志诸政府的特殊权利主义和中产阶级的谦恭卑顺。他忠实于《罗马人书》第 13 章，将有形教会交与诸侯管理，缔造了邦君统治教会。君权神授以及顺服在上统治者的政治要求，使得路德教会在纳粹“总体国家”面前懦弱屈服，无力倡言人类的正义和尊严。世俗权威具有神圣性，崇拜权威成为一种“天职”，此观念经过新教的洗礼已印在德国人灵魂之中，不论这个权威是上帝还是国王，是普鲁士军官还是希特勒。农民起义时，路德为保护自己的宗教事业公开声明自己支持杀戮义军。晚年，他频频发出反犹言论，后被纳粹理论家利用。因此，埃里希·卡勒尔认为，“事实上，近代德意志的特性和历史中几乎没有哪一方面——包括民族社会主义——不能追溯到路德”^[8]（第 12 页）。

总之，路德铸造了德国人的心魂，随着文化的延续，德国历史展现出来的重大事件中，都或强或弱地隐含着路德的身影。关于路德对德国文化的影响，海涅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路德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最为德意志式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中德国人所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完全全地统一在一起，因而他这个人也就代表了不可思议的德国”^[5]（第 229 页）。

[参 考 文 献]

- [1] Alister E. 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M]. Oxford: 1985.
- [2] Luth Martin.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M]. Beijing: 1999.
- [3] [瑞典] 何礼魁. 马丁·路德传[M]. 香港: 道声出版社, 1992.
- [4] [德]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5] [德] 亨利希·海涅. 论德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6] [德]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北京: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7] [德]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卷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8] [美] 埃里希·卡勒尔. 德意志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责任编辑 严 真）

Influences Imposed by Martin Luther upon German Culture

ZHANG Shi-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Shi-ying (197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majoring in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 thoughts.

Abstract: Martin Luther, one of the greatest German sons, the famous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launched by him, started out the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hi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and church-reforming cause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deep influences which he imposed upon cultural fields in German, such as theology, church, language, ethic, philosophy and politic, etc. Which crystallized as an German character forged by him.

Key words: Germany; culture; Luther